



火鳳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同时代的见证

金理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火凤凰
新批评文丛

陈思和◎主编

同时代的见证

金理／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时代的见证 / 金理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1

(火凤凰新批评文丛 / 陈思和主编)

ISBN 978-7-5378-4300-3

I. ①同… II. ①金…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评论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043号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 (北京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字 数: 292千字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00-3

定 价: 38.00元

为第二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而作

001

去年，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续小强先生来上海找我，希望我为出版社策划两套书，一套是贾植芳先生全集，另一套就是青年批评家文丛。对于前一套书我颇感兴奋，贾先生去世已经五年，再过两年就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北岳文艺出版社作为先生的家乡出版社，能够做此善举，是我极为高兴的事情。后一套书却让我多少有些感慨。小强先生希望我用“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名义来编这套书。“火凤凰”是我当年策划一系列人文批评丛书的品牌，但时过境迁，当初推出第一套“新批评文丛”已经是二十年以前的事情了。小强先生是“80后”的青年，他居然还能想到二十年前曾经在出版界发生过影响的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接着这个出版道路走下去，激励今天的青年文学批评家。我觉得我没有理由谢绝他的这番好意。于是就有了这一套青年批评家的丛书。

我为此又特意翻阅了1994年出版的第一套“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前面除了有巴金先生的题词和任意先生设计的徽标以外，还有一篇徐俊西先生写的序言。序言里有这么一段话：据云，他们编辑《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宗旨有二：一曰“在滔滔的商海之上”，建立一片文学批评的“绿洲”；一曰“文坛空气普遍沉闷的状况下”，弘扬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徐俊西先生是我的老师，他这里所指的“他们”，就是我和王晓明两个策划者，这里所说的“宗旨”，肯定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话题。但我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在哪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话。我原先

记忆里似乎为这套文丛写过一卷头语，但现在翻阅一遍也没有找到，也许是我曾经写了，后来没有用上，只是给徐老师写序时做了参考。所以，徐老师文章里打了引号的那些意思，可以定论为我们当时筹办凤凰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策划多种出版物的基本宗旨。

现在已经二十年过去了，我们整个文化工作在经济上是阔气多了，高校系统拨了大量的经费资助学术著作出版，各种文化基金、出版基金也都接受学术著作的出版补贴。所以现在高校里的青年教师要出一本书并不困难，但真正的困难还是存在的，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当前一本文艺批评的著作能否产生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和学术影响。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青年批评家的专业思想以及价值观。

1980年代，文艺批评是显学，尤其是1985年以后，文艺批评承担了很重要的社会功能。当时整个文学艺术正处于一个逐渐摆脱政治体制制约，开始自觉、自主、自在的审美阶段。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艺术审美价值的内在自觉，自主是指创作主体独立的精神追求，自在是指文学艺术作品在文化市场上接受检验、寻求合理生存的社会效应。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创作的重要转变，对后来的文学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时人们在主观上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而转变中的文艺创作需要理论支撑才能显现出它的合法性。1985年的方法论热潮正是适应这样的文化形势的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一批年轻人懂外语，面向世界，如饥似渴地学习、引进西方各种理论思潮，消解原来一元化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戒律，与文艺创作互相呼应，对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文艺创作给以及时的解读。记得我当时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谈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演变》的文章，从“五四”前后谈到当下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汇的可能性。那时我读书并不多，论述也有点勉强，学术性是谈不上的，但是在一批作家中间引起过激烈反响。有一个朋友说，那不是你的文章写得好，而是他们（指作家们）需要你这样的说法。我以为这个朋友说得对，文学批评理论就是要在时代、文化发生转变的时候，及时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通过解读某些创作现象来阐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样的批评才会引起社会的关注，1980年代刘再复先生的一本《性格组合论》可以成为畅销书，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

的。新批评批评家数量大，也不宜一言而蔽之，批评文艺批评家

这样一种文艺创作发展的需要，使文学批评的主体力量从作家协会系统逐渐转移到高校学院，一批研究现当代文学、文艺理论的大学教师逐渐取代了原来作协的文艺官员、核心报刊的主编。本来文艺批评应该有更大气象产生，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随着1990年代初的政治空气和经济大潮的冲击，学院里从事批评的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双重压力。当时真正的压力还不在于主观上，因为学院批评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距离，在主观探索方面仍然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客观上却遭遇了市场的挑战。出版业的萧条和倒退，迫使原先构建的批评家工作平台纷纷倒闭或者转向，出版人仿佛在惊涛骇浪里行舟，随时都有翻船的恐惧。不赚钱的学术著作，尤其是文艺批评论文集，自然无法找到出版的地方。学术研究成果既然不能转换为社会财富，必然会影响主体热情的高扬和自觉，导致对专业价值的怀疑。那时候高校考评体制还是传统学术型体制，青年教师如果不能顺利出版著述，其职称评定、福利待遇以及社会评价都受到影响。我在1993年策划《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之上，所谓逆风行驶。我当时就想试试，到底是读者真的不欢迎文艺批评，还是出版社被市场经济大潮吓慌了手脚而不肯作为？我与一些受到人文精神鼓舞的出版社同道们一起分担了这个实验，实践下来的结果是好的，书虽然有了一些经费补贴，出版社不至于亏损，但是销售和宣传的结果，反而有所盈利，《文丛》最后几本的出版已经不需要资助了。我比较看重的是这套丛书里几位青年批评家的著作，如邵元宝、张新颖、王彬彬、罗岗、薛毅等几位青年才俊的论文集，如果说，这套丛书多少为作为全国批评重镇的上海批评队伍建设做过一点贡献，也就是不失时机地稳定了这批青年评论家的专业自信。后来几年里我又策划了《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山东友谊出版社），继续做了这样的工作。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套丛书的意义还是超出了我当时的期望，不仅仅是对几位青年朋友产生影响，也不仅仅是对上海地区的文学批评产生影响。续小强先生在二十年之后还想借重这个出版品牌来推动青年批评家著作的出版，就是证明之一。不过如我前面所说，现在青年批评家面临的问题，与当年的问题并不相同，批评的处境也不同。现在，

关于要加强文艺批评的主流声音一直不断，大媒体报刊也相应地设立批评专页的版面，稿费据说不菲，在高校、出版系统申请出版批评文集的经费也不特别困难。那么，今天的困难在哪里？我个人以为，恰恰是前面提到的编辑“火凤凰”的两个宗旨中的一个：批评家作为知识分子独立主体的缺失，看不到文艺创作与生活真实之间的深刻关系，一方面是局限于学院派知识结构的偏狭，一方面是学院熏陶的知识者的傲慢，学院批评无法突破知识与立场的局限而深入到真实生活深处，去把握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而是把时间精力都耗费在轰轰烈烈的开大会、发文章、搞活动、做项目等等，尽是表面的锦团花簇而缺乏深入透彻地思考生活和理解生活。其实，批评家最重要的是需要有宽容温厚的心胸、敏感细腻的感觉，以及坚定不妥协的人文立场，才能发现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生艺术力量，与他们患难与共地去推动发展文学艺术。在我看来，今天我们面临文化生活、审美观念、文学趋势之急剧变化，一点也不亚于1980年代中期的那场革命性的转型，但是现在，文艺探索与理论批评却是分裂的，探索不知为何探索，批评也不知为何批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文艺批评怎么能够产生真正的力量呢？所以我今天赞同续小强先生继续编辑出版《火凤凰新批评文丛》，但所希望的，不在多出几本批评文集，更不在乎多评几个职称，而是要培养一批敏感于生活、激荡于文字、充满活力而少混迹名利场的新锐批评家。

这是我的愿望。写出来与青年批评家们共勉。

陈思和

2014年3月3日于鱼焦了斋

代序

见证一个人的成长

五年以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一个年轻学人和一个讨论问题的例子》，说的是金理。现在金理要我为他将出的评论集《同时代的见证》写几句话，我想起那篇短文，似乎没觉得有很多新的意思非要说出来不可。这五年来，金理在个人生活上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其间自然会有不少只可自知的人生体会；读书、问学、作文、研究，更是有值得称道的成绩，有心人都能看得到，也无须我来多说。那么，我还能说什么呢？

平常我总以为关于金理我有很多话说，临到说的时候，语多塞口，反而不知从何说起。

1999年他进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推荐他的一篇文章在《上海文学》发表，那篇文章让我惊喜，不是因为文章本身已经如何好，而是从这稚拙的文章里我能感受到一个年轻人的诚恳和向学。那篇文章其实不少地方是学着别人来思想和说话，但我似乎能够感觉出，那个学的人，将来有可能会消化掉学的东西而滋养自己的学。这也就是我通常看学生的论文，要看能否感受到写论文的人的原因。后来推免研究生，那一年我在韩国，给系里写破例推荐的理由，这理由自然不能说我相信金理将来会如何，说了也没有说服力，那篇发表出来的文章这时候倒是有了点儿实际作用。做这件事是有些困难，不过当时我感觉更多的，是说说不出的愉快和欣慰。我想起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李振声老师破例推荐我读研究生；说服系里让金理直升，只不过是重复了我的老师当年做过的事

情。在这一点上，我想我还算李老师的像样学生。

我把金理推荐给陈思和老师，跟着陈老师开始了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潜心修习与实践锻炼。因为我也陈老师的学生，所以能够体会陈老师提供给金理的宽阔、自由的氛围，以及脚踏实地、具体细致地理解文学的方式。金理自己也足够用功上进，硕士阶段参加陈老师主持的现代文学社团史的课题，独立写出了一本《从兰社到〈现代〉》。这本著作自然有其本身的价值，这不用说；但对于一个有很强生长能力的人来说，不妨也可以看成是初起步时必要的学术训练。

我内心很高兴金理是这样一个能生长的人，到他读博士和在历史系做博士后研究阶段，几年来一直在做的“现代名教批判”，就显示出他对重要问题的敏锐、基本判断和持续用力来了。我想，一个人要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一点贡献，是要抓住重要问题的，是要有基本判断的，还要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换句话说，得能长期吃重。金理对我说过，这个问题最初入手的缘起之一，是看我讨论鲁迅的论文，尤其是对“伪士当去，迷信可存”的分析，才逐渐想到要去考察近代以来名教风行的原因。其实我当年是受伊藤虎丸的启发。我参加金理的博士论文答辩，提醒他说：论文都是在一个方向上分析（章太炎、鲁迅、胡风），而在20世纪以来的思想和文学中，名教批判的脉络不止这一脉，还有别的方向的批判。我有时候是会自以为是，提醒一下别人这儿那儿的，多数不仅被提醒的人没听进去，连我自己也一转身就忘了。没想到这个提醒被他记到了心里，这就是有心，能受。坏处是他得修改，补充，同时还会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导致这个题目他一直没完成，一直在做。我现在倒是希望他能早点出版这部著作。

这些年来金理写了不少批评文章，为人注意也多是因为这些文章，《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和《同时代的见证》这两本书，可以看到他文学批评着力的方向，他自己已经把关心的重点表达得很清晰，我不必复述。我读金理的批评，也得到不少启发。譬如他最新写的一篇《叶弥论》，我想想，就觉得其中有些地方我没想到，写不出；他想到了，写出来，我都很有同感。金理现在被看成是“80后”批评家的一个代表吧，但我想，批评

家不批评家不重要，代表不代表就更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自己能从批评实践中不断获得养料，促成自己的进一步成长。批评活动不仅是针对作家作品、读者、社会的，也是针对自我的，好的批评实践也是一个自我不断充实和提高自己的实践，这样批评才对自我有魅力，批评主体的不断成长才保证了批评的持久活力；否则，在批评必将越来越艰难的大小环境中，光是坚持，是远远不够的。批评是件有意思的事，这首先得自己保证它有意思。

学术研究也是如此。学问往消耗、竭尽自身的方向走，不如往滋养、充实自身的方向走。因为金理正年轻，以后的路长，我说这样的话，不会全无意义吧。

我听张文江老师讲课，“上出”两个字，印象极深。也因为金理年轻路长，保持“上出”之志、之势、之热情和力量，也就更有意义了。但凡事落到实处，吃力，吃重，不急于求成，也是应有之义。“上出”者是没有“成”的，因而才能不断“上出”。

拉杂写到这里，回头一看，满纸教书匠口吻，好为人师之病昭然。其实金理和我已成同事，已是学生喜欢的好老师。见证了一个人成长、成熟的内心喜悦，用文字表达出来，不免有些走形。还是赶紧打住。

张新颖

2013年5月18于复旦光华楼

辑二 历史与文学之间 / 069

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 / 071

“昔之修途者同归”：重识《庄子》《文选》之争 / 094

在“伪士”与名教的囹圄中突围 / 126

文学“实验”论

——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 / 154

辑一 “80后”写作：我的同代人 / 001

青年构形：一项文学史写作计划的提纲 / 003

文学与社会互动中的青春主题，及文学“中年期”的选择

——关于“少年情怀”与“中年危机”的一个讨论 / 018

异域的借镜：多重视野中的“80后”文学 / 036

郑小驴论

——兼及一种“青春文学”的再生 / 047

辑二 历史与文学之间 / 069

章太炎语言文字观略说 / 071

“昔之殊途者同归”：重识《庄子》《文选》之争 / 094

在“伪士”与名教的围困中突围 / 126

文学“实感”论

——以鲁迅、胡风提供的经验为例 / 154

辑三 文学批评的年轮 / 170

繁复的表意空间：《申江服务导报》解析 / 172

残月至美：评《额尔古纳河右岸》 / 190

呈现心灵的悸动——以盛可以的《道德颂》为例 / 202

孤绝中的突击：论智性写作 / 213

《平原》的虚和实 / 226

骨与肉：论《赤脚医生万泉和》 / 239

历史深处的花开，余香犹在？

——《古炉》读札 / 247

“这是你的春天 别再沉默”

——初读杜涯的诗 / 261

这些年，读叶弥 / 269

后记 / 294

『80后』写作 我的同代人

青年构形： 一项文学史写作计划的提出

本文在此使用青年“构形”(configuration)一词，大致包括青年文学、青年形象与形骸的笔述因素这三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青年构形以青年文学为依托。这里的“青年文学”所指向为宽泛——以青年人为主人公，以青春期生活为题材内容的小说、散文、诗歌等。

其次，青年构形在恒在的文本层次，是指作品中提供的青年形象。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充满了青年人的形骸与形骸：晚清小说中的叛逆少年，“鸳鸯蝴蝶派”笔下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五四”新文学中的“青春崇拜”，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中的“新人”形象，知青的“青春年”，“一无所有”的感伤青年，“保卫魏风传疯狂”的上海青年，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笔下的“80后”……例子俯拾皆是，不胜枚举。诚如赵树理所言：“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1]这一青年形骸的长篇，固然延续到了新世纪的今天。在这一层面，后续研究中讨论青年形象在文学中的建构，或者问，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塑造自我，尝试开掘出一块纵向比较、历史维度的视野，那么问题或许将前追矣。这些问题你当时如何发生？

[1] 赵树理著《文学与青年构形》（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页。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赵树理自其中《青年构形》一文（《文学》1997年第4期）发表后，受到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2005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文学与青年构形》一书，收录了赵树理的多篇相关作品。

青年构形： 一项文学史写作计划的提纲^[1]

003

我在此处使用青年“构形”（configuration）一语，大致包括青年文学、青年形象与形象的塑造因素这三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青年构形以青年文学为依托。这里的“青年文学”所指较为宽泛——以青年人为主人公、以青春期生活为书写内容的小说。

其次，青年构形在显在的文本层次，是指作品中提供的青年形象。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充满了青年人的形象与声音：晚清小说中的革命少年，“鸳鸯蝴蝶派”笔下多愁善感的少男少女，“五四”新文学中的“青春崇拜”，社会主义成长小说中的“新人”形象，知青的“青春祭”，“一无所有”的摇滚青年，“像卫慧那样疯狂”的上海宝贝，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笔下的“80后”……例子可谓数不胜数。诚如赵园所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形象世界，主要是青年的世界。”^[2] 这一青年形象的长廊，显然延续到了新世纪的今天。在这一面向上我想集中讨论青年形象在文学中的建构，或者说，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想象自我，尝试开掘出一种纵向比较、历史沟通的视野：哪些问题值得往前追究？这些问题在当时如何发生？

[1] 这是笔者关于“文学史上的青年构形”课题的引言部分，该课题的成果之一《历史中诞生：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小说中的青年构形》一书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于2013年7月推出。

[2] 赵园：《艰难的选择》，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如何愈演愈烈地延续至今，或者今天的青年人（比如“80后”）创作中出现了什么新现象？

举个例子。发表于1981年的《晚霞消失的时候》在艺术上诚然粗糙，且充满了不少游离于小说的议论有点让人讨厌，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青年人能够纵横捭阖地取用多种资源，哲学的、宗教的、科学的，无论是反思历史时，还是建构主体自身时，这多种资源都丰富地参与其中。相比较之下，今天的“80后”创作者以及他们所创作的青年人形象，都显得很单薄。当然，这一“单薄”是历史性的“单薄”，由多种原因造成。在当下的世俗社会，人不仅在精神世界中与过往的有生机、有意义的价值世界割裂，而且在现实世界中也与各种公共生活和文化社群割裂，在外部一个以利益为核心的市场世界面前被暴露为孤零零的个人。这种个人的形象必然是单薄、狭隘、没有回旋空间的。

只有建立起纵向关联的视角，才能探究不同时代的青年人如何通过文学来想象自我。还是以《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为例，它们所建构起来的主体形象和今天有什么样的不同？首先，这个主体是反思的、时不时自我质疑。《公开的情书》中不时出现“痛苦地照见了自我的消沉”、反省自我“缺少行动”之类的自剖。其次，因为这个主体自认为是不圆满的，所以是敞开、虚位以待的。他们通过彼此的对话、通过与自然宇宙的对话、通过多种思想资源的交相驳难，提升自己的认识和生命境界。相反，在今天的“80后”小说中，我不是说绝对，但大多数情况下，主人公从出场开始，其智慧、识见看不出有什么发展，就是停步在那里。尤具讽刺意味的是，似乎我们今天强调的还是学习型时代。第三，一个自省的、敞开的主体所认识到的自我与时代的关系，恰恰是理性的、沉稳的。比如《公开的情书》里的老久说：“每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生活的时代。人类生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值得看轻和抱怨。”我想引申的意思是：每一代人自有其优势，每一代人也都面临具体的困难，“在进化的链子上”实在没必要夸张独特性，也没必要自怨自艾。近

年来，一些反映艰苦革命斗争年代和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主旋律电视剧（比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很受追捧，据主创人员说，他们原以为在物质主义时代，这些电视剧的受众只是退休老干部、老年人，没想到“80后”“90后”也很认可，他们分析原因是：年轻人很追怀已逝的“带劲年代”，而在眼下的生存压力下无法实现个体价值。无怪乎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里，我们经常看到的年轻人往往是无奈、无聊、“感觉没劲”的，总之是“生不逢时”了。我觉得这些想法真的很自恋。与上面提到的那两部作品中那种充满反思性的自我以及在反思意识中建立的自我与时代的关系相比较起来，今天的青年形象实在太偏狭了。

联系《晚霞消失的时候》《公开的情书》和当下“80后”的创作，既能发现两个时代青年主体的“异”，也能发现“同”，也就是说，可能有些问题当时没有得到充分观照、省察，愈演愈烈地延续到今天。《公开的情书》中有个细节：老久每天晚上要写信、看书，妈妈让他换一个瓦数低一点的灯泡，因为和邻居合用电表，人家会有意见。而老久“却像只野兽似的发作了，大叫一声：‘庸俗！’妈妈哭了。”其实妈妈提出的只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建议，但是这种原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小摩擦却会被老久“上纲上线”。这显现出“子一代”在理解两代人关系时心理的偏狭、固执，容易强调对立，夸张彼此间沟通、理解的不可能。由此我想扩展到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问题：一个“浪漫主义的个体”在反思历史时的特质与限度。老久、真真（《公开的情书》）、李淮平（《晚霞消失的时候》）几乎都是“浪漫主义的个体”——这类人物不胜枚举，其中典型是“文学青年”——他们追求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总感觉和周围环境和他人格格不入，容易受主观情绪、自身“心造的幻影”的困扰。诡异的是，当下小说中的主人公，已经告别理想时代而变成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不再有滔滔不绝的论辩，尽管喜欢强调浪漫情调、未脱文艺腔，却不再是“文学青年”；但是，那种任性、强烈情绪性的主观偏执却一脉相传且有增无减。我想说的是，这也许本就出于青年人的特性，但